

台灣的瑰寶有哪些？除了鳳梨酥等美味的小食，除了日月潭的碧波蕩漾，除了101大樓的偉岸騎士，更多的精華，是在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打造工藝之魂的藝術家們。日前，由台北貿易中心、裕華國產百貨有限公司聯合舉辦的「台灣文創藝品展」在香港佐敦裕華國貨公司五樓展廳正式開幕，讓市民一覽台灣藝術家的別樣風采。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小沙彌



■小活佛石雕

寶島 文創藝術在香港



■諸葛亮木雕



■黃金畫《無量壽佛》

展品內容極為廣泛

瓷器、木雕、石雕等，今次展覽的作品，材料的來源既是大自然的恩賜，也是人力的打造，有台灣國畫大師陳士侯的瓷畫、陶瓷大師黃正南的瓷器作品、工藝名家劉錫堂的銅雕畫及石刻、銅雕大師蕭任能的絕版「二十四節氣」及多個其餘絕版雕塑、南投工藝名家林昭發之鐵丸石雕塑、蔡志忠的瓷器系列、台灣名窯台華窯、台灣京瓷、安達窯、漢聲窯、煥臣陶瓷、乾唐軒、新竹縣的琉璃、三義縣的木雕、故宮黃金畫，還有花蓮縣原住民太魯閣族的手織飾物等等。

這次參展的物件，幾乎全部由裕華國貨直接從台灣購買而來，足見其對藝術的重視，其董事長余國春在開幕禮中提到，此次展展之所以能夠如此珍貴和精緻，與台灣藝術家的奉獻分不開，正是台灣民間及工藝師長期以來承先啟後的卓越表現，才能在保持優秀傳統的基礎上，不斷發掘傳統藝術的新題材與高超的技藝。

台北故宮授權的黃金畫

參加今次「台灣文創藝品展」的台北故宮黃金畫系列作品，色彩的亮度與物件的價值幾乎幅幅正比。無需離開香港，便能夠領略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藝術寶藏。

國立故宮博物院中的很多畫作均是孤本式的精品，基於典籍保存的需要，很少有機會能夠搬離故宮進行公開展覽。為了讓館藏的藝術品為世人所了解，也為了讓尋常大眾能夠理解中華傳統繪畫的內涵，每一幅選取出來，並以黃金複製的藏品，幾乎都是萬眾矚目、精挑細選，如《富春山居圖》、清代郎世寧的《錦春圖》、藏傳佛教密宗的唐卡畫《釋迦牟尼佛》、顯宗的《無量壽佛》等。

據獲得台北故宮授權製作黃金畫的台灣禾禮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林鈺珊介紹，以黃金畫形式複製珍藏古典名畫，是一種古典結合現代的藝術表現

形式，仿製的類別也不限於東方古典精品，還包括西方國家的美術經典。黃金，從藝術角度去解釋，代表着長壽與富貴；複製故宮博物院珍藏繪畫的黃金，全部是用99點9的黃金製作，為了色彩的豐富，黃金的使用有嚴格的標準，需要將金液體化，才能夠上色。複製品與原畫的比例為一比一，以便讓複製品長期保存。

佛道是石雕與木雕的親類

台灣傳統的民間信仰，可在今次參展的石雕與木雕兩個系列作品中尋覓其蹤跡。台灣人對佛教和道教的鍾情，若以雕刻作品的形體語言來講述，就是幻化出心中不同的神佛景象。

佛教中的藝術，除了佛祖釋迦牟尼、彌勒佛等傳統形象外，小沙彌的刻畫也是藝術家極為鍾情的一個領域。今次參展的「小沙彌」系列，創作人是台灣的林昭發。所謂「沙彌」，就是指未受戒的小孩，他們潛心向佛，在童真的映襯下，倍顯可愛與淘氣——「純真的天性，自在的無憂無慮，築夢的希望……安靜此息雜念」，這就是這次展覽中，「小沙彌」呈現給觀眾的情感寫照。無論是「純真」的冥想、「無塵」的深邃、「瑜伽」功夫的起勁，還是「歡喜」的傲然、「蓄勢待發」的機警與「平步青雲」的輕盈，這些從小沙彌姿態中歸納出的主題，其實都是我們童年時的一剎那。我們逐漸長大了，但是又有幾分兒時的天真，在人與人相互設防的今日，小沙彌的面孔，似乎是一個丟失已久卻又能夠隨時找回的鑰匙。

中國傳統的道家，則在木雕展中大放異彩。看過《三國演義》，諸葛亮的羽扇扇中；劉備、關羽、張飛的桃園結義——劉玄德是哥哥，正襟危坐，小弟手執鋼刀矗立兩側，既是結拜文化的一箇符號。據介紹，石雕與木雕都是用純天然材料製作而成，木雕的香味是台灣土地的風韻之氣，而每一個石



■台灣文創藝品展

普及文化意象

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在曆法的運用上，除了陽曆以外，亦會使用陰曆。以「二十四節氣」為主題的木雕，將傳統中國的文化意象推向藝術的彼岸。此外，孔子、文曲星等中華民間信仰諸神，也是藝術家創作的素材。佛道之「神」，幾乎成為今次展覽的重頭戲，可能是因為藝術家將高雅的古典藝術，與民間心理相適應，力圖以民眾能夠接受的方式去理解自己對信仰與人生的感悟。由此觀之，文化意象的普及，將是這次展覽可能收到的效果。

一般來看，隨着台灣對自身文化領域整理工作的系統化，對文化成就的意象表達將可能成為未來的一個趨勢，現代科技在文化傳承中的作用也將越來越明顯。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將會是古典文明延續的新途徑。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朱曦認為，文化創意產品包括商貿與文化兩大層面，產品本身，能夠賦予文化創意新的內涵。他覺得台灣的手工藝品不僅手工精巧，而且造型優美，工藝師在

題材發掘、技術運用以及材料等各方面也不斷突破與進步，原住民藝術品更是台灣獨具特色的藝術風華。

從今次展覽來看，文創產業需要各界攜手合作才可以蓬勃發展，需要政府的協助與支援、工商界的資金支持，更重要的是民間社會的熱情參與，才能將市場與文化的軌道在並存不悖的前提下緊密結合。但最重要的是人才培養，如何塑造出熱愛文化且具備市場意識與行銷觀念的知識分子是一個關鍵。社會整體文化的改進與提高，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文創產業才能夠有新的開始。



■二十四節氣之立春

文化，不是表演和硬件的堆砌

台灣的文化推廣活動是本港近年來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環節，這些活動打開了了解寶島的大門，也帶來了對本港文化的思考。

其實早在日據時期，為了延續傳統的漢人文化，以林獻堂為首的知識分子就組織了「台灣文化協會」。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特殊的社會與兩岸局勢，使當時的台灣文人對自我的文化使命開始反思與探索，而「鄉土文學論戰」便是這其中的高潮。

文學究竟是為家國立命，還是關注小人物的生活？余光中與陳映真，這兩位當時處在論戰對立陣營的鼓手，列舉了大量理由，為自己的文學立場尋求支持。從後來的歷史發展來看，贏得這場文學論戰的，既非余、也非陳，而是生活在鄉土中的小市民。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持續效應使知識分子的文化視角更加廣闊，開始關注日常生活的細節，而非遙不可及的夢幻謠言。小市民的身影登上文人的案台；

小人物的生活成為描寫的對象；小群體的觀念成為分析的方法；小家庭的生活也成為社會的生活。餘波盪漾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灣的客家族群，其文化危機意識在鄉土思潮的推動下，終於為客家話的公共地位尋求一個說法。可以說，是「鄉土」一語本身，帶來了邊緣人群對自己社會位置的反思與奮發。

從此以後，台灣文化的躍步式發展都令人驚歎。因為，文化已不再是「精英規劃叫賣、大眾賞臉收貨」的二元互動。每個族群、每個階層、每個人，只要有自己的文化創意，都能夠得到尊重和發揚。大量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參與民間文化活動已成常態，官方對文化建構的角色轉為行政輔導與支援。但最重要的是，社會成員在一個公共的文化平台中，得到了闡述自我文化理念與對話的機會：例如，苗栗的客家男兒，也會去欣賞閩南的歌仔戲；歌仔戲的編劇，也能夠鍾情眷村的美食；電影導演的目光，能夠察覺百多年前

的原住民史詩。經歷了社會大變局的美麗寶島，文化已經是「傾聽——對話」的舞台——真我的自覺，帶來對他們的包容。

這當然是一種成功。但歷史卻無法強人所難地複製。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與台灣屢次在歷史轉折的文化對撞不同，香港的經驗，未曾出現台灣式的自我體察與價值挖掘。相反，「盎格魯——薩克遜」文明中的lady-gentleman性格，讓幾代人淹沒在賽馬、交際舞與六合彩的玄妙中，自得其樂——精英的過客心態加上平民的自保心理，文化守護的警惕性漸漸消失。最令人憂慮的是「文化」一詞本身所需的思維與心理特質也漸趨模糊。近年來，本港文化藝術事業發展迅速，逐漸擺脫了南來文人口中「文化沙漠」的惡名，但是文化轉



■華佗木雕



■濟公木雕

共政策制定者，可以不知道一百年前的音樂家、五十年前的作家、三十年前的畫家；但是，應當在人文情懷下，知道自己的一個決定，可能會影響到三十年後的自己、五十年後的兒女、一百年後的孫輩——即長遠世界的規劃能力，這就是文化培養的至高境界。

畢竟，文化不僅僅是多幾個藝術團體、多幾個藝人、多幾個舞台或者影視劇目、多幾個藝術表演場地而已，文化不來自於表演，也不來自於硬件。跳出這個思維的誤區，本港文化的發展，才能夠在「找到自我」的路標中，尋得寬闊的大道。近年來，本港熱衷於談論「本土」一詞，但若無法定義何為「香港」，則空淘的本土化口號，只會淪為膚淺的聲光；香港的多元，也只是街市的嘈雜與喧嘩。

文、攝：徐全